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法] 大仲马 著 李继勇 编译

基督山伯爵

JIDUSHANBOJU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法] 大仲马 著

基督山伯爵

JIDUSHANBOJU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法]大仲马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4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李继勇 编译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

I. 基…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 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4430 号

书 名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主 编 李继勇

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500 千

印 张 200

印 数 5000 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I · 1822

定 价 700.00 元(全叁拾伍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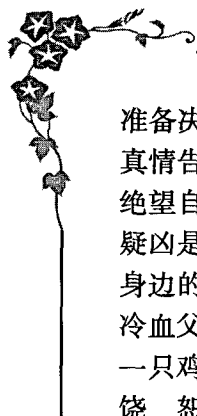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地 狱	1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6
二人世界	14
圣人法利亚	20
推 理	24
心 未 了	35
巧计脱身	40
死里逃生	45
长发怪人	49
藏 宝 岛	53
印度富翁	57
真 相	60
奇怪的银行专员	63
奇 迹	66
神 话	70
绑 架	74
久别的情人	77
靠近仇人	81
钓鱼上钩	84
假 父 子	88
误 导	92
毒 杀	96
悲惨的故事	99
纸包不住火	103
审 判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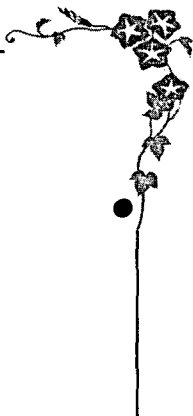


基督山伯爵

准备决斗	110
真情告白	112
绝望自杀	116
疑凶是新郎	119
身边的杀手	122
冷血父亲	125
一只鸡十万元	129
饶恕	133
雨过天晴	139

马丁·帕兹

利马城的混血儿	144
临危援手	149
利马大街的夜晚	152
逃命	156
犹太商	161
犹太少女	166
西班牙侯爵	169
乔里约斯避难	174
印第安人的仇恨	178
无情的桑伯	182
金钱交易	185
哭泣的新娘	192
再次相见	194
酝酿悲剧	199
胜利者与失败者	203
真相	207
山里追敌	211
永恒的结合	217



地 狱

法国南部有一个面临地中海著名的港口——马赛港。在马赛港口旁边的海上，矗立着一个恐怖的名叫伊夫的小岛岸。

这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上面耸立着一个由石块、砖瓦和三合土构成的古堡，外表阴森森的，给人一种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古堡的地下室里，设置着一个暗无天日的黑牢，用来关押犯有叛乱罪的囚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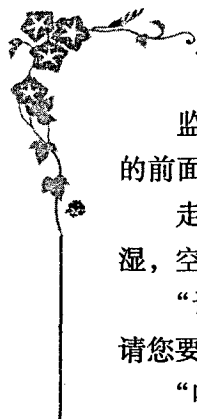
当时的法国人有这样的一句话：“进了伊夫堡的黑牢，就好像是下了地狱一样。”确实是这样的，据说，自古以来，只有一个人活着摆脱了这个黑牢，这可是绝无仅有的庆幸啊……

1815年，法国历史上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就是拿破仑对欧洲联军发动滑铁卢战役，结果打得一败涂地，最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年，有一个政府的钦差大臣来到伊夫堡视察。他巡视完普通囚犯的牢房后，不满地对监狱长说道：

“见一百个囚犯与和一个囚犯相见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回答总是这老一套——我没有犯罪，伙食太差啦，还有没有别的囚犯呢？”

“有的，有两个特殊的囚犯在地下黑牢里，一个是疯子，另一个是非常危险的叛徒。”

“真是无聊透至极了。为了完成我的任务，还是和你们去看看吧！”



监狱长命令两个狱卒点上火把，让三个武装士兵走在自己的前面，引领钦差大臣进入了地下室。

走下石阶后，差不多已到了海平面的下面。周围十分的潮湿，空气中夹杂着霉气味，让人觉得很恶心。

“请长官先看看第三十四号吧！那家伙像野兽一样的凶猛，请您要特别的小心。”

“哦？好的，我会很小心。”

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走到了一个铁栅栏的门前。狱卒立刻把钥匙拿了出来，插进了锁孔里面。“呀——”地一声，铁门被打开了。

这是个幽暗的班房，四面的墙壁都是用大石块堆砌而成的。一个男人用两手抱着脑袋，坐在班牢角落的一张破床上。当火把的亮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吃惊地把头抬了起来。

他就是第三十四号囚犯。

这个囚犯好像是很年轻，差不多20岁左右，穿着破烂的水手服，头发和胡子又长又乱，但是他的眼睛却炯炯有神，黑白分明。他满脸疑惑地凝视着那些进来的人们。

“你有什么要求吗？这里的膳食怎么样？我是政府派来视察的！”钦差大臣缩头缩脑地站在牢门边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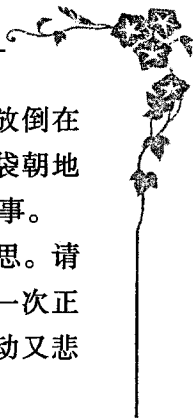
听了钦差大臣的那句话，囚犯的眼睛一亮，忽然沿床边站了起来，用激动的口吻说道：

“有的，有……那么……那……”

他一边叫着，一边往门口冲去，似乎要和钦差大臣拼命似的。卫兵和狱卒见形势不妙，急忙从左右用枪挡住了他。

“你要做什么？赶紧退回去？”

“请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吧！我是无罪的，我是……”囚犯大声叫地喊道，好像没有看到刀枪似的，径直想冲到钦差大臣的面前去。



为防止囚犯伤到大臣，那些卫兵和狱卒，只好把他放倒在潮湿的地板上，有的踩他，有的踢他，还有的把他的脑袋朝地板上撞，但他仍然在挣扎着，希望能让大臣听一听他的冤事。

“先生，请您一定要听我说，我绝对没有伤害您的意思。请您……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我只想请求您让我的案子有一次正式的审判，这样我才能感到心满意足的……”囚犯又激动又悲愤地说着。

“这个也差不多，总是说自己没有犯罪。”钦差大臣对监狱长说道，然后示意卫兵把他给放开了。

囚犯好不容易站了起来，双手被卫兵拽着，摇摇晃晃地走到钦差大臣的面前。

“你在什么时候入狱的？”

“1815年2月28日。”

“今天是1816年7月30日，那么你只坐了17个月的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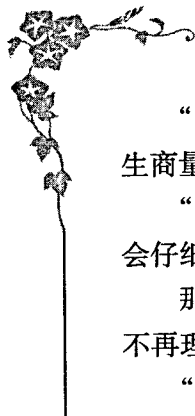
“啊？……先生，我原来只是个船员，家里有一个年迈的父亲和一个心爱的未婚妻。他们现在也不知我的死活呢！多么难熬的17个月啊！先生，我只想本着一个公民应该行使的权利，向您请求把我的案子交付审判，得到一个公平合理的处罚。不是吗？像我这样无辜的公民，含冤入狱，过着非人类的日子，我想那些官吏也是愧对我们国王的。这就是我的希望。”

那囚犯用诚恳的态度，动情地诉说着。钦差大臣听完了之后，心渐渐被他的话语给打动了。

“可以，但我需要考虑一下。”钦差大臣说道。

那囚犯高兴地跳了起来！“啊！先生，你同情我的遭遇了？谢谢您，十分的感谢您。我得救了！请让我恢复自由之身吧！”

“不，你不要搞错了。我是没有权利把你放出去的，不过我可以查明你的档案，尽量替你翻案。我也没办法保证结果会是怎样的。”



基督山伯爵

“谢谢您。麻烦您和那位奉命逮捕我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先生商量一下，共同想个主意！”

“维尔福？他一年前就被调离到别处了，至于你的案子，我会仔细察看会有什么漏洞，你暂时先在这里等着吧！”

那囚犯高兴得跪在了地了地上，向钦差大臣拜谢。钦差大臣不再理睬他，叫人把铁栅栏门关好，就离开那里了。

“唉！太麻烦了。现在就去看看第 27 号吧！他是个意大利的长老，以前名望很大。可是自从他疯了后，总是说他知道哪个地方有宝藏。入狱后的第一年，他就向政府表示用一百万赎回他的人身自由；第二年，两百万；第三年，三百万……。今年是第五年，说不定会增长到五百万。”监狱长边走边向钦差大臣说着。

“哈哈！那个疯子还可真逗。”钦差大臣忍不住笑着说道。

他们沿着另一条石梯走进了地下室，来到 27 号牢房。同样的黑牢里，有一个差不多 60 岁、头发和胡须全白的老头，正歪着脑袋，好像是思索着什么难题。地上有一块从墙壁上剥落下来的水泥板，上面被他画满几何学的圆圈和线条。当他觉察到牢房里来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感到十分的惊讶，急忙抓起扔在地上的被单，把几乎全部裸露的身体给裹住了。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钦差大臣依然这样单调死板地问道。

“你问我？”长老睁大眼睛说道，“我没什么要求了。”

“你不知道吗？我是被政府派来视察的，想听听你们究竟有什么要求。”

“哦！是这样。那么，让我们商量商量吧……我想把一个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你……”

那长老刚一接话，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瞧，又来劲了。”监狱长站在钦差大臣的耳边说道。

“这种要求，我是不能满足你的。”说着，钦差大臣就赶快



地离开了。

那位名叫法利亚的长老慌忙地把他给拦住了，“不，监狱长先生，既然大臣们来了，就不妨让他听听我的建议吧。如果我向政府交五百万金银的话，我会不会获得人身自由呢？”

“嘿！连数目都让你给猜中了。”钦差大臣朝监狱长笑着说道。然后严肃地告诉长老，“政府有的是钱，你还是等着出狱后再用吧！”

法利亚长老听后，一把抓住大臣的手，叫喊道：“我没有说疯话。与其守着秘密死在牢中，还不如告诉政府和我共同享有这份财产呢。……那么，给你们六百万你觉得怎么样？”

钦差大臣被长老搞得不耐烦了，索性和监狱长掉转头便走开了

于是，长老气冲冲地扔掉了裹在身上的被单，坐到原来的地方，继续演算他的几何题去了。

“他到底在研究着什么东西呢？”钦差大臣走时间监狱长。

“大概是研究宝藏在哪里吧！”监狱长回答说。

“唉！真可怜，果然是个疯子！”

他们回到监狱长办公室后，钦差大臣为了兑现诺言。立刻查了 34 号囚犯的档案。结果发现档案下面的纸条上面写道：

“爱德蒙·邓蒂斯——偏激的拿破仑党，曾协助逆贼拿破仑逃出爱尔巴岛，对于该犯应该是严密地看守。”

当时，拿破仑是彻底失败了，整个法国已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之下。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钦差大臣是爱莫能助的。于是，他只好拿起笔批上一句：“不可救药。”

这样一来，这个 34 号囚犯——爱德蒙·邓蒂斯连最后一线希望都被破灭了。如果没有奇迹的出现，他将永没有抬头之日了。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这次的巡视让蒙在鼓里的邓蒂斯感到一丝振奋。他在钦差大臣走后，用天花板上剥落下来的一块石灰在墙上写道：一八一六年七月三十日。自从天起，他每天刻上一道线，以此来计算时间。

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邓蒂斯始终在等待着。一开始，他把自己获释的时间定为半个月，心想钦差大臣一定也要办点别的事情，那么15天足够了，可是15天过了，没有任何音信。于是他定下了3个月的期限，3个月过去了，他又产生新的想法，推迟到6个月。这样一直等了10个月，还是杳无音讯。

“上帝啊！快来救救我吧！死也要让我死在外面。”

邓蒂斯绝望地呼喊，他被人遗忘在黑暗的中，在黑暗、寂寞和恐惧中煎熬着。

6
这黑牢，冬天是刺骨的寒冷，夏天简直像个蒸笼，墙上长满了青苔，地上散发着潮湿的发霉的味道。邓蒂斯觉得自己和地上的小虫没有什么两样，他开始忧郁起来，眼前一片黑暗。

“是谁把我投入这个的黑牢里面来的？是谁将我美好的前程给摧毁的？”

邓蒂斯翻来覆去地猜疑着，想完之后便是疯狂的咒骂。

他用身体猛烈地撞击着牢墙，他怨恨周围的全部东西，尤其是怨恨自己，一粒沙子、一根稻草、一丝风都会让他暴跳如



雷。

“我要报仇，报仇……”

他想，使他陷入深渊不可自拔的是人的仇恨，而不是神的报复。

他狂热地想象着要用各种各样的酷刑，让陷害他的人味尝道这般的苦痛。

最终，这个年轻人想到了死，他把自己的硬床和黑面包摆得比以前更端正，吃得比平时更少，他想把他的余生像一件旧衣服般给丢掉。

有两种死法：把手帕系在窗栏上，上吊而死；另一种就是绝食，把自己给饿死。

吊死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酷刑，于是他采用第二种自杀手段——饿死。

狱卒每天两次把饭端过来，他假装吃了后，便把食物从铁窗栏上倒出去。开始时还忍受得了，后来，他觉得很矛盾。

“我还不到二十五岁，我为什么要死呢？说不定以后我还可以在这里逃出去呢？”

神秘的求生欲望猛烈地冲击着他，不时动摇着他的决心。这时，他把食物放进了嘴里，但是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誓言，这个品格高尚的人非常害怕因自己食言而成为卑鄙的小人。

于是邓蒂斯固执地消耗着体力，终于他饿得再也爬不起来，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第二天，他神情恍恍惚惚，双眼模糊不清，两耳听不到声音。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仿佛感到星星点点的亮光在眼前，好像是在泥泞的土地上窜动着的黑夜里的鬼火。

晚上，快到九点钟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沉闷的声响。

“咋啦！咋啦……”

这一次，他的感官因饥饿更加灵敏了，邓蒂斯在死前的这



一刻想听得更真切一点。

“噢？”

这是一种均匀的刨扒声，就像一只巨爪在抓或一颗巨牙在啃。

“一定是什么样的工具在挖掘着石块。”

虚弱不堪的爱德蒙·邓蒂斯，立刻从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犯人朝思暮想的字眼：自由。

邓蒂斯继续倾听着这个声音，声音持续了快半个小时，随后“轰”的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倒塌的声音，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

过了片刻，声音又传了过来，而且越来越响，一直持续到天亮。

邓蒂斯想：“或许是某个像我一样被关的囚犯，在为逃跑而努力着。如果我在他的身边，一定会助他一臂之力的。”

于是他的思想渐渐地变得清晰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走上前去，把狱卒送来的汤全部都喝光了。

过了一会儿，他觉得脑袋更加清醒了，并且开始了积极的考虑着。

“对，不妨做个试验吧！”

“如果那个挖地道的是监狱的工人，我只需要在墙上敲几下，他们稍做停顿后，便恢复工作。恰恰相反，如果他是一个犯人的话，我发出的声响就会把他给吓住，他们只有等到夜深人静时才敢再恢复工作。”

邓蒂斯站了起来。这次，他的腿不摇晃了，头也不昏，眼也不花了，走到牢房的一角，抽出一块潮湿而松动的石头，在响声最清楚的地方往墙上敲击了起来。

他连敲了三下。

敲第一下的时候，那边的响声突然停止了。



邓蒂斯屏住呼吸倾听着。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没有再传来新的响声，墙的那边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

“哇！谢天谢地，一定是犯人在挖掘他的自由呢！”

第二天，邓蒂斯充满了喜悦，把狱卒送来的饭菜都给吃了个精光。

吃过饭后，他继续听着，可是一直没能再听到响声，他真担心那响声从此不会再次听到了。

要命的是72小时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终于在一天晚上，在狱卒最后一次查看的时候，邓蒂斯感觉到了沉默的石块中传来的轻微的震动的声音。他欣喜若狂，想道：

“不行，我要来帮帮他的忙！”

邓蒂斯鼓足了勇气，准备帮助那个不屈不挠的人。

使用什么工具呢？他既没有小刀，也没有什么尖利的工具，而窗口上的那些铁条又钉得很牢固，他已经领教过多次了。

地牢的全部家具就是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只水桶和一只瓦罐。

床上有不少的铁块，但这些铁块用螺丝与木条钉很结实，桌子和椅子也没法用，水桶上的把柄被狱卒给卸走了。

“对，把瓦罐给打碎了吧！”

于是，邓蒂斯把瓦罐都给打破，拣了一片带棱角的瓦片开始了工作。

有了希望就有了信心，床底下的泥灰已经稀稀拉拉地剥落了下来，半个小时后，他就已经挖了满满一把泥灰。如果不碰上岩块，依这样下去需要再干上两年，才能掘成一个两尺见方，纵深二尺左右的通道。

邓蒂斯真有点后悔没早点来动这份工程。他被关进地牢已经六年了。再难弄的活儿，也都该做完了。



三天下来，他瞒着狱卒终于挖掉了水泥层。让石块裸露在外面。墙由碎石砌成的，为了增加坚固度，在碎石间不时地添加上一块大石头；他差不多已经刨出一块大石的根部了，现在应该可以把它的基础给动摇了。

邓蒂斯用指甲去抠，但指甲没有那么的硬。

难道就这样的结束了吗？或者停下来等他的邻居来完成这项工作吗？

第二天，狱卒用一口平底锅盛满汤来，邓蒂斯故意将平底锅弄碎，遭到责骂后，弄到了平底锅的一根把柄。

又过了将近一个星期，他的邻居真的结束了工作。

“没关系，就算他结束了工作，我也会主动地向他靠拢的。”

邓蒂斯喃喃地说道，他一点儿也不沮丧，继续拿着锅柄开始没完没了地干活。

这样又挖了四五天后，当邓蒂斯向下扒土的时候，遇障碍，地下的一根横梁把他的去路给挡住了。

“啊！老天啊，老天。”他大声地说道，“请你可怜可怜我吧！千万别让我在绝望中死去啊！”

突然，“谁把天主和绝望结合在一起了呢？”一个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声音在说着，由于声音受到了阻隔，又好像是从地基里发出来似的。

邓蒂斯连头发都给竖了起来，他跪着向后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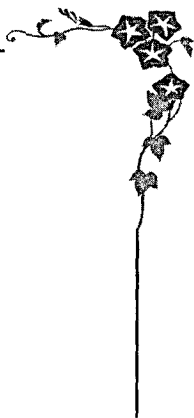
“哦！”他喃喃自语地说着，“我听到了某人发出了声音。”

四、五年来，除了和狱卒交谈了几句除外，邓蒂斯几乎都是自言自语的。

“虽然您说话的声音让我感到十分的害怕，但请求您还是说下去吧，您到底是谁？”

“您是谁？”那声音问道。

“一个不幸的囚犯。”邓蒂斯接口答道。



“是哪国人?”

“法国。”

“您叫什么名字呢?”

“爱德蒙·邓蒂斯。”

“做什么的呢?”

“海员。”

“您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

“1815年2月28日。”

“犯了什么罪呢?”

“我是冤枉的。”

“别人指控您犯什么罪了?”

“参加皇帝复位的阴谋活动。”

“什么，皇帝他不在了?”

“他于1814年下台，被流放到爱尔巴岛，那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怎么会对这些一无所知呢?”

“1811年。”

邓蒂斯战栗了一下，这人比他多蹲了四年牢。

“好吧，别再挖了，”那个声音很快地说道，“不过，请告诉我，您挖的洞高度是多少?”

“与地面平行。”

“洞是怎样遮起来的?”

“在我床的后面。”

“自您入狱后，他们搬过您的床了吗?”

“从没有过。”

“您的房间通向哪里呢?”

“一条走廊。”

“走廊通向哪在里呢?”

“通向一个天井。”

“见鬼，”那个人喃喃地说道。

“哦，老天啊！怎么啦？”邓蒂斯问道。

“我弄错啦，我的圆规偏斜了一点，把我给毁了。我在图纸上把一条线给画错了，实际上等于偏离了十五尺，我把您挖的墙当作城堡的外墙啦！”

“那样的话，您且不是挖到海边那里了吗？”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如果您成功了呢？”

“我就跳海，游到伊夫堡附近的某一个海岛上面去，哪怕是多姆岛、蒂布朗岛或者游上岸，这样我就获救了。”

“您能游到那么远吗？”

“老天会赐给我力量的，而现在一切都完了。”

“全都完了？”

“是的，请小心把洞口堵上，别再挖了，什么也别干，等候我消息吧。”

“等等……您是谁？”

“我是……第27号。”

“您难道不相信我吗？”邓蒂斯问道。

一声苦笑穿过拱顶，传到爱德蒙·邓蒂斯的耳里面。

“啊！我向上天发誓。我会对您的真情保守秘密的。求求您，别离开我！”邓蒂斯哀求地说道。

“听声音，您好像还很年轻，您有多大的年龄了？”

“我不知道我的年龄，我只知道我被捕的时候是1815年2月28日，刚满19岁。”

“那么说您还未满26岁，”那人喃喃地说，“行啦，这个年龄还不会当奸细。”

“啊！不不，我向您发誓，我宁愿粉身碎骨也不会出卖您的。”